二十二史感應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十二史感應錄

彭希涑輯

本館據海山仙館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春秋者史家之祖也。春秋紀戎異。所以著天人感應之故甚明。左氏因而傳之。凡國之廢興人之生死。事之成敗。必先原其善惡得失之所由。而究其所終極。如立竿覩影。持鏡取形。無豪髮之爽。其人也。其天也。其皆一心之自爲感應也。自周以降二千年間。史家記載。事變日出。不可殫窮。而有不變者存焉。由不變者觀之。其天人感應之故。可得而詳矣。然感應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善者祥。惡者殃。此其可知者也。善者不必祥。惡者不必殃。此其不可知者也。夫使天之與人。判然其相格也。冥然其不相關也。是則古來感應之故。類不足懲。乃其可知者。固已章章矣。即其可知者而推之。天之與人。誠若是其相關。而未始相格也。必無有明於此。而闇於彼者也。必無有通於此。而窒於彼者也。然而善者不必祥。必其善有未至也。不然。彼其祥有不可見者矣。惡者不必殃。必其殃有未熟也。不然。彼其殃有不可見者矣。夫不可見。則不可知矣。然而未始不可知。吾於其可知者知之。其可知者其不變者也。太上感應篇出於道藏。其書導人以修身立命之學。其旨足與春秋左氏相發。後之注者多雜引稗官小說。不足徵信於世。兄子希涑閱二十二史。取其事應之顯著者。彙而錄之。分爲二卷。將刊板以行。使人知天人感應之故。不以古今而異其豪髮。其於君子修身立命之學。當有助焉。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君子之爲善也。未始謂爲善也。有去惡而已矣。去惡即善也。善之所由以積也。小人之爲惡也。未始謂爲惡也。有自

以爲善而已矣。自以爲善卽惡也。惡之所由以積也。是故君子日虛。小人日滿。虛者集祥。滿者集殃。其天也。其人也。其皆一心之自爲感應而已矣。而何不可知之有。讀是書者。誠能反躬自鑑。決去其惡。勉進於善。日積而不已。求自盡於其心焉。吾知天必有以應之矣。乾隆四十六年孟夏之月長洲彭紹升序。

自序

自有載籍以來。勸懲之書多矣。其言感應之故詳矣。大要在使人止惡而進善。欲使人止惡而進善。必先有以起人之信心。信與不信。善惡之所自萌也。太上感應篇、載善惡條類綦詳。其旨通於六經。而其公案具在二十二史。後之爲註釋者、多採取稗官說部。里巷傳聞。以爲之證。使童騃婦豎見其書。聆其說。莫不形惕心惴。其爲功於世教非淺。而當世士君子反有以文不雅馴、菲薄不屑視者。始以其事爲不足信。繼且以其理爲不足信。豈太上煌煌垂訓。可以勸愚衆。而不足以規學者哉。夫輕薄佻浮之子。倜規越矩者。勿論矣。卽其間有志進修者。傷德喪名之行。自問無之。而或勉其暫不能愼其常。矜於衆不能慊於獨。然則善何由而純。惡何由而盡。苟非取古昔記載、切於勸懲者。置之左右。反覆尋覽。曉然洞悉於感應之所由。不以初終隱顯而或二。又烏能奉身寡過而俯仰無愧怍也哉。希涑幼承家學。頗知向往。稍長、閱歷世故。益有契于感應之理。爰以讀史餘閒。擇其善惡事蹟、果報最著者。得一百八十餘條。編爲二卷。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二十二史。無一事而非感應之證也。茲之所載。二十二史之一隅也。伊古及今。普天匝地。無一事而非感應之證也。二十二史、又古今感應之一隅也。推之而稗官說部。里巷傳聞。苟由此而反之。其理明。其事確。又何不可信之有。吾願讀是書者。決志進修。爲善去惡。如火之然。如泉之達。是書所錄之善。吾得取之以爲善。所錄之惡。吾得反觀內鏡。務使根株之胥絕焉。然則太上垂訓之旨。其

不在斯乎．彭希涑序．

凡例

一史書所載善者祥惡者殃其事不勝錄也茲取天人感應之神異顯著者凡降祥降殃確知爲某善某惡之報則錄之

一事有暗相關照而其故不甚明著者如李斯譖韓非下獄非欲自陳不得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此類甚多若欲繁引殫書轉屬有心牽合且挂漏反多概不載入

一如史記所載而復見漢書則不重錄從其較詳者錄之

一所載禍福報應祇錄其與本事有關者其終身名壽子孫不盡載或所作善惡之報必合終身名壽子孫而後見者則仍書

一是書原爲士大夫修省之助至本紀所載皆不錄入若春秋列國諸侯位非至尊分有相匹仍錄之

一書一事而義可觸類貫通或其事互見於他書中者附書於後庶理完而文備云

一採輯既就別作緒論數條判決疑義綜論得失以就正於尚論之君子焉

緒論

史書體例不志怪神。然有可以明人事之得失者。雖涉靈異不以爲病。如史記載秦繆公死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且謂帝與言晉國休咎甚悉。命書而藏之。皆驗。又趙簡子疾不知人。既寤。語大夫曰。我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亦謂帝與言晉國事亦皆驗。其事兩見於趙世家扁鵲傳。使人知天人相與之故。則知所以事天。故不厭詳也。若晉書載劉聰爲遮須夷國主。隋書載韓擒虎爲閻羅王。義無可取。乃爲體例之病矣。

司馬子長於天人之理甚明。其論韓氏之昌。以爲存趙氏之陰德。表其微也。蒙恬之誅也。自謂絕地脈之咎。而子長以阿意與工、不惜民力、爲恬罪。舉其大也。其必有當矣。

後漢書史弼傳論曰。語云。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按弼爲平原相時。詔舉鉤黨。郡國所奏連及者多至數百。弼獨無所上。濟活者衆。弼後爲河東太守。爲侯覽所誣。下獄。詔論棄市。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冤。委曲營救。以免弼罪。復起官。以壽終。方弼被逮時。其去死也近矣。卒賴平原人以免。豈非活人之報耶。由是推之。爲善而禍不至。必陰消其無形之禍也。其稟諸命者本薄也。爲惡而禍不至。必陰消其當得之禍也。其稟諸命者本厚也。迨善惡之積既久。而命迺退處無權。則人定勝天也。

後漢書袁安拜楚郡太守時治楚王英獄英辭所連及者數十人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理其無明驗者出之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鞫人安後位至司空子孫貴盛史氏論曰袁安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愚按安之不鞫人於臧罪非得其臧狀而故縱之也蓋推其居心仁恕不欲入人於重罪耳宋史韓億見諸路有攜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史氏因以爲其後必大合而觀之皆所以覘人心術之微也

後漢書范滂被黨禍將誅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夫桓靈之間黨禍蔓延殘賊士類蓋亦氣數之厄然而匹夫橫議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固有取禍之道矣若范滂者清心自好克有令名然疾惡過甚爲郡功曹致中人以下莫不歸怨卒以此得罪太剛必折物理之常尙不自反而慷慨仰天語多怨尤惜不奉教於郭林宗袁夏甫諸君子也

宋書劉湛被收入獄亦謂其弟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善正見今日如何湛初爲殷景仁推引共參政事乃以景仁位居已前反相傾擠又附宗室義康無人臣之禮卒以伏誅宜矣若其他小節卽如生女輒殺爲士流所怪何者可自附於善邪小人之爲惡終其身不自知其惡也吁可畏已

南齊書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刃欲相報朓不敢相見及朓以他罪將見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爲人臣知敬則反狀而具以告義也與訐發人陰私以爲己利者不同豈其以是獲罪於天哉

或以梁武崇信佛法。卒遭侯景之禍。疑報應之理不足憑。不知梁武弒齊主東昏侯及和帝、以取其位。侯景之禍。固其報復也。朝野僉載謂東昏侯死之日。侯景生焉。時人以景爲東昏侯後身。其說殆信。唐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直諫獲罪。人皆哀之。然無忌、遂良、與江夏王道宗不協。遂誣奏道宗罪。配流象州。病卒。無忌又陷吳王恪誅之。遂良又誣劉洎罪。賜自盡。而無忌、遂良、卒皆不得其死。舊唐書、以爲天網不漏。豈不信然。攷劉肅唐世說、亦謂遂良之敗。由陷洎之報。又載無忌之害吳王恪也。恪臨刑罵曰。無忌竊弄威權。搆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與史論可互證云。

爲將以嗜殺受陰禍。是錄中所載多矣。其理更有見於史書論贊中者。宋史王韶、章惇、皆用兵有功。韶子深、能致天神。帝試之無驗。棄市。惇子綡。或誣以私鑄錢。配沙門島。論曰。佳兵好還。道家所禁。深以左道殺。綡以鑄錢陷。非其驗歟。明史徐達、常遇春、俱爲太祖將。遇春下城邑。不能無誅僇。達所至不擾。達後贈中山王。子孫世其爵。遇春年四十、暴疾卒。追封開平王。子茂襲爵。未久。以事安置龍州。贊曰。中山賞延後裔。世叨榮寵。而開平天不假年。子孫亦復衰替。貴匹勳齊。而食報或爽。何也。太祖嘗語諸將曰。爲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信哉。可爲爲將帥者鑒矣。

余觀古名臣事業。凡拯亂救荒。以及河渠工築。動活數十萬人。未嘗不歎仁人之利之溥也。雖然。尤願人反求諸心。即所能盡者而自盡焉。如史稱宋曹彬總戎專征。秋豪無所犯。而其平居於百蟲之蟄。亦不忍傷。使彬不爲將。而抱此不忍傷一物之心。與下江南不殺一人之心。無盈絀無廣狹也。然則一介之士。孰

或以梁武崇信佛法。卒遭侯景之禍。疑報應之理不足憑。不知梁武弒齊主東昏侯及和帝、以取其位。侯景之禍。固其報復也。朝野僉載謂東昏侯死之日。侯景生焉。時人以景爲東昏侯後身。其說殆信。唐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直諫獲罪。人皆哀之。然無忌、遂良、與江夏王道宗不協。遂誣奏道宗罪。配流象州。病卒。無忌又陷吳王恪誅之。遂良又誣劉洎罪。賜自盡。而無忌、遂良、卒皆不得其死。舊唐書、以爲天網不漏。豈不信然。攷劉肅唐世說、亦謂遂良之敗。由陷洎之報。又載無忌之害吳王恪也。恪臨刑罵曰。無忌竊弄威權。搆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與史論可互證云。

爲將以嗜殺受陰禍。是錄中所載多矣。其理更有見於史書論贊中者。宋史王韶、章惇、皆用兵有功。韶子深、能致天神。帝試之無驗。棄市。惇子綡。或誣以私鑄錢。配沙門島。論曰。佳兵好還。道家所禁。深以左道殺。綡以鑄錢陷。非其驗歟。明史徐達、常遇春、俱爲太祖將。遇春下城邑。不能無誅僇。達所至不擾。達後贈中山王。子孫世其爵。遇春年四十、暴疾卒。追封開平王。子茂襲爵。未久。以事安置龍州。贊曰。中山賞延後裔。世叨榮寵。而開平天不假年。子孫亦復衰替。貴匹勳齊。而食報或爽。何也。太祖嘗語諸將曰。爲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信哉。可爲爲將帥者鑒矣。

余觀古名臣事業。凡拯亂救荒。以及河渠工築。動活數十萬人。未嘗不歎仁人之利之溥也。雖然。尤願人反求諸心。即所能盡者而自盡焉。如史稱宋曹彬總戎專征。秋豪無所犯。而其平居於百蟲之蟄。亦不忍傷。使彬不爲將。而抱此不忍傷一物之心。與下江南不殺一人之心。無盈絀無廣狹也。然則一介之士。孰

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持牘者曰誤執汝示之牘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擠之大壑而寤上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明史洪武二十四年河南龍門民婦司牡丹死三年借袁馬頭之屍復生此皆死而再生見冥中事者也北史魏臨漳令李庶亡後其妻元氏更適趙起夢庶謂曰吾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生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東南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夢亦符遂持錢帛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魏書宋穎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鄧氏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崇亦旋卒南史齊宗室鏗死後有陶宏景與鏗舊識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故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宏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訪之果與夢符舊唐書崔咸父鋭爲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鋭館之于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以爲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卽盧老也父卽以盧老字之宋史王氏婦梁歸夫家數月會元兵至婦謂夫曰吾不受汙必死若後娶當告我頃被掠不辱而死夫後以無嗣謀更娶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此皆死此而生彼者也北史夏侯夬亡後三日其交好相率至夬靈前時日晚天陰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但無語耳夬從兄欣宗忽作夬語如平生發家人陰私竊盜皆有次緒明史毛吉官廣東僉事戰死方出軍時費千金犒委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既死文憫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使治喪是夜僕婦忽坐中堂作吉語曰請夏憲長來舉家

大驚走告按察使夏壎壎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今余文以所餘官銀付吉家吉負垢地下矣願亟還官毋累我言畢仆地頃之始甦此皆死而與生人接語者也他如是錄中所載幽明感應事甚多彼執死而神滅之說者豈往古記載皆虛矯不足信乎抑別有說以解此乎蓋亦弗思爾已

或謂生命脩短謂有鬼神掌之如增算奪紀之說有可徵乎曰博物志謂泰山主召人魂魄司生命之長短證諸於史後漢書許峻傳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魂神歸赤山如中國人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輅謂其弟辰曰但歸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其說可信矣又宋書謝宏微之卒也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宏微宏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宏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則勾召魂魄者又實有之矣

列史五行志有人變異形者後漢書靈帝時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晉書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黿宋史衡湘間人有化爲虎者夫心形之主也人之異於禽獸者在心不在形孟子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可以得輪迴之理矣

二十二史感應錄卷上

蘇州彭希涑

史記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也奈何移之子韋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宋世家

魯桓公如齊齊襄公使力士彭生拉殺魯桓公而殺彭生以謝魯十二年襄公獵沛邱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公孫無知等聞公傷乃作亂齊世家

狐突之下國遇太子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之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惠公六年秦伐晉合戰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世家

衞鞅好刑名執秦政封於商定變法之令民有言令不便者或有言令便者盡遷於邊城公子虔犯約劓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

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不受。內之秦。秦人車裂以徇。商君傳。

秦將武安君白起。累戰有功。其後秦王使武安君攻邯鄲。武安君稱病不行。秦王怒。賜之劍。令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傳。

按夷堅志載。江南民陳氏女。年十七。素不知書。得病。臨絕。忽語人曰。我秦將軍白起也。爲生時殺人七八十萬。在地獄受無量苦。近始得復人身。然只世世作女人。壽不許過二十歲。今日之死。亦命也夫。言畢而歿。然則史書所載。特其現生較著者耳。

陳涉反。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翦傳。

呂氏妬戚夫人有寵。遂酖其子趙王如意而殺戚夫人。後呂后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呂后遂病掖傷。未幾崩。呂后本紀。

陳丞相平佐高祖定天下。多出奇計。封曲逆侯。嘗曰。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嗣何、坐罪國除。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然終不得。陳丞相世家。

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俱漢外戚。時灌夫亦倚魏其而列封侯。及魏其罷政。武安爲丞相。使人請魏其

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甯可以勢奪乎。時灌夫聞。怒罵使者。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武安取燕王女爲夫人。詔召列侯宗室往賀。武安劾灌夫罵坐不敬。誅灌夫族。魏其銳身爲救。亦棄市。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魏其武安傳。

李廣爲漢將。善騎射。號曰飛將軍。然不得爵邑。嘗謂望氣王朔曰。諸將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侯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乎。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悢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後以出征失道自殺。孫陵又以降敵族誅。李將軍傳。

王溫舒好殺伐。爲廣平都尉。捕豪猾。連坐千餘家。大者至族。小者論死。其治中尉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其爪牙吏虎而冠。後人告溫舒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以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楊僕傳。

漢書

霍光爲大將軍。威震海內。光妻顯。私使乳醫行毒藥。弒許后。及光子禹嗣博陸侯。繕治第宅。走馬馳逐于樂館。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鴟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遂謀逆。事發。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霍光傳。

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曰婦亡子守寡久累丁壯奈何姑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治誣服于公心知婦冤爭之弗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請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時公閭門壞父老共治之公曰少高大門閭使容駟馬高蓋車吾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子定國果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于定國傳。

武帝時丙吉爲廷尉監受詔治巫蠱郡邸獄時皇曾孫亦就繫吉見而憐之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令被繫者皆殺之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還報帝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及宣帝立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詞引丙吉上始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病果愈乃受侯封未幾拜丞相丙吉傳。

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沖之叔用曰此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宴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果不死至僭州之竄死於潭是則有陰德者不死可慶有陰禍者不死可懼也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祀水神河伯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堤上

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遠。吏民奏其狀。加秩賜金。王尊傳。

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後遷河南。巧爲獄文。所欲誅殺。奏成手中。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論囚。流血數里。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將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延年果以不道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嚴延年傳。

史載諸酷吏罕有良死者。重則夷族。輕則自裁。此亦感應之大彰明較著者矣。故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彼好殺人者。其與操刃而自殺者何遠哉。今錄其尤顯著者數條。爲司刑者鑒。其他可推類而知矣。

王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他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子禁、生女政君。爲孝元皇后。禁封陽平侯。元后傳。

後漢書

鄧禹爲將軍時。赤眉所過殘掠。禹行師有紀。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禹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禹子訓。建初三年。拜謁者。時修濬沱石曰河。欲令通漕。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沒溺死者不可勝算。訓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全活數千人。訓弟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天道可信。家必蒙福。訓女爲和帝后。鄧氏子孫累世貴寵。和熹鄧皇后。鄧禹鄧訓傳。

陰子方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現。子方再拜受慶。自是以後。暴至巨富。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其孫識。拜執金吾。陰氏侯者凡四人。陰識傳。

按酉陽雜俎曰。竈神姓張名單。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其說與感應篇相孚合。

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郅惲傳。

蔡順以至孝稱。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迺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終未及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扶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周磐傳。

宋均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前吏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虎爲民害咎在殘吏勞勤張捕非優恤之本其務去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中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云宋均傳

何比干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晝臥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而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公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算後子孫貴顯果如其言何敞傳註

陳寵爲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于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敕縣盡收葬之自是哭聲遂絕陳寵傳

楊寶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蟻蟻所困寶取置巾箱中啖以黃花羽毛成飛去其夜夢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感君愛護持獻白玉環四枚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彪四世三公清白無比楊震傳註

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累官至太傅進諫多切至時樊豐等譖震恚望因飲酖而死露棺道側順帝時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

郡以狀上。帝感震之枉。詔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於是時人立石爲象于其墓所。楊震傳。

虞經爲陳國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冬月上其狀。每流涕隨之。嘗曰。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其孫翊曰升卿。翊官至尚書。以剛正稱。虞翊傳。

虞翊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于天也。虞翊傳。

司徒王允以王宏爲右扶風。李傕爲亂。欲殺允。遂收宏下廷尉。幷殺之。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種有隙。及宏下獄。種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種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種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月死。王允傳。

董卓既伏誅。暴尸市中。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及卓部將李傕等入長安。葬董卓於郿。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董卓傳。

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鴆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郡戶曹吏孟嘗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時澍雨。穀稼以登。孟嘗傳。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面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後爲宏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拜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止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劉昆傳

周暢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陽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周嘉傳

王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鬻金一斤營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數年縣使忳爲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俄大風飄一繡被墮忳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後乘馬到頟縣馬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而喜曰今擒盜矣問忳何由得馬忳具言其狀幷及繡被主人曰向吾家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幷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驚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未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因與忳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王忳傳

王忳除郿令到官至鄠亭亭長曰亭有鬼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女子稱冤之聲忳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曰卽今門下

遊徼者也。怙曰。當爲汝理此冤。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見。明旦召遊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服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清安。同前。

戴封爲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戴封傳。

諒輔爲廣漢郡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大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苦。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菱茅。以自環。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霑濡。世以此稱其志誠。諒輔傳。

許楊。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署爲都水掾。使修鴻郤陂。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時豪右大姓譖楊受取賕賄。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開。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爲楊起廟。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許楊傳。

公沙穆爲宏農令。縣界有蝝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蝝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公沙穆傳。

許升妻呂氏字榮遭寇賊欲犯之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吳許升妻傳

三國志

魏皇甫謐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閹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已而爽果爲司馬宣王所誅曹爽傳註

管寧客居遼東時避難者皆來就之與居井汲者多爭先鬬閱寧乃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來者各自悔責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牧之牛主大慚是以左右無鬬訟之聲及歸海中遇暴風船及沒惟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佑也積善之應也管寧傳註

魏游殷爲郡功曹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搆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遂死張既傳註

魏王凌都督揚州軍事司馬宣王既誅魏大將軍曹爽凌以帝幼制於强臣謀逆立楚王以興曹氏爲人所發宣王自將中軍討凌先下詔赦罪又爲書喻凌而以大軍逼之凌乃乘船出迎宣王遣步騎六百人

送凌還京都。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其年八月。宣王有疾。夢凌逵爲厲。甚惡之。遂薨。（王凌傳註。）

管輅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伏罪。（管輅傳註。）

吳孫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甚惡之。既而治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須臾而死。（孫策傳註。）

孟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至孝所感。（孫皓傳註。）

吳軍師張悌。帥衆禦晉軍。時有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出征。病死船中。二日軍已上岸。無有理之者。忽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遂活。人問其故。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去。便甦。其日悌戰死。（同前。）

吳程普領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殺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瘡死。（程普傳註。）

吳陸機及弟雲。並以文章見重于時。吳亡入晉。爲孟超等所譖。俱被殺。初機雲父抗爲吳都護。其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陸抗傳。）

吳孫峻搆諸葛恪于吳王。殺之。峻遂遷丞相大將軍。後峻夢爲恪所擊。遂恐懼發病死。（孫峻傳。）

鄧芝出征。見猨緣山。手射中之。猨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殆將死矣。俄卒。五行志。物之翔於空。擾於原。相忘於江湖。皆其性也。順物之性。不忍有所傷。而生生之機。圖于無盡矣。反此則不祥。南史齊宗室敏好射雉。以張弩損腰。死。北史崔鑑走馬從禽。髮挂木而死。以鄧芝之言觀之。所以致此者。有由矣。好殺者。無乃自促其生乎。

王祥少有至性。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孝事愈恭。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躬嘗。母嗜魚鮮。會冰凍不可得。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幙。遂取以奉母。鄉里驚歎。祥後母弟覽亦具至性。愛兄甚篤。年數歲。見祥被母楚輒涕泣抱持。市成童。每諫其母母虐爲之稍減。母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自與分勞。又虐使祥婦。覽婦輒趨而與俱。母患之爲止。其後呂虔贈祥一劍云。佩者至三公。祥後拜太保。封睢陵公。年八十五。將卒。以劍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官光祿大夫。其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王祥王覽傳。

賈充善便佞。怙寵無忌。嘗伐吳屯軍項城。忽失充所在。時帳下都督周勤方晝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尋夢中徑道往求之。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衞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俱厲。謂充曰。亂吾家事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若不悛愼。當旦夕加罪。充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享名位者。是衞府之勳耳。終當使

系嗣死於鐘簴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但其先德稍濃。故報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叱去。充忽忽歸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始復。惠帝末充嗣孫謐。遭趙王倫之難。果斬於鐘下。長女賈后服金酒死。少女賈午。竟用大杖終悉如神言。賈充傳。

阮瞻執無鬼論。自以爲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不能辨。作色而起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意色大惡。未幾便卒。阮瞻傳。

按北齊書載杜弼嘗與邢邵論死生理。邵以爲神人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邵理屈而止。又隋書載李士謙善談元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報應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曰。輪迴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鵑鳩。褒母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黃母爲黿。宣武爲龜。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鈐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變爲杞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不能難而止。附識于此。昧幽明之理者。觀此可釋然矣。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約先死者當報其事。後別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道勤修道德。可以升濟神明耳。坦之尋亦卒。王坦之傳。

孔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龜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印工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悟乃佩焉。愉後爲鎮軍將軍。孔愉傳。

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及郗城戰敗。溺死者六千人。養龜者被鎧持刀。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毛寶傳。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矣。言終而沒。未幾。果爲荊州刺史。殷仲堪傳。

許孜二親沒。哀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東山。躬自負土。宿墓所。列植松柏。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于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人號其居爲孝順里。許孜傳。

顏含兄病躬親侍養。足不出戶。及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湯藥饌。察問息耗。醫方須髯蛇膽。而尋求弗得。含憂歎累時。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爲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州郡。顏含傳。

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蓴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蓴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蓴生乃盡又嘗夜夢神人謂之曰西離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劉殷傳

王延九歲喪母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事母彌勤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而弗獲杖之延辱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湧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王延傳

何琦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之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如此何琦傳

鄧攸字伯道遇亂負妻子逃擔其兒及其弟子綏以行攸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已亡唯有一息止應棄吾兒耳幸而得存吾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追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後妻不復孕納妾亦無子鄧攸傳

攸既無嗣時人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何識之闇也晉書本傳論曰攸棄子存姪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允哉此論夫天之生物仁而已矣攸以殘忍之心冀見許於造物而取償將來其可得

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蓴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蓴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蓴生乃盡又嘗夜夢神人謂之曰西離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劉殷傳

王延九歲喪母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事母彌勤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而弗獲杖之延辱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湧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王延傳

何琦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之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如此何琦傳

鄧攸字伯道遇亂負妻子逃擔其兒及其弟子綏以行攸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已亡唯有一息止應棄吾兒耳幸而得存吾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追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後妻不復孕納妾亦無子鄧攸傳

攸既無嗣時人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何識之闇也晉書本傳論曰攸棄子存姪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允哉此論夫天之生物仁而已矣攸以殘忍之心冀見許於造物而取償將來其可得

心歟故不以人廢之

趙染事劉聰爲將軍寇長安時累敗大都督麴允索綝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王畿雄劣不同將軍宜整陣按兵以擊之弗可輕也染弗聽晨率精騎數百馳出迎之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當訴將軍於地下使不得伏牀枕而死及染寇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驚悸而寤且將攻城中弩而死前趙載紀

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士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得脫前秦載紀

姚萇與兄襄同降苻堅後萇叛堅執堅而縊之及萇疾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萇之罪願不枉臣遂死後秦載紀

李壽僭位以左僕射蔡興爲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亦以直言被殺壽疾篤常見興等爲祟遂死後蜀載紀

傅曜爲張掖郡督郵考覆屬縣邱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呂光曰臣張掖小吏邱池令尹興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遂殺興後涼載紀

宋書

謝述兄純在江陵遇害述奉喪還都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純妻庾遣人謂述曰風波如此小郎去必無及甯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答曰如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靈所致也謝述傳

王元謨北征戰敗主將蕭斌將殺之沈慶之固諫斌乃止初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碻磝遂免王元謨傳

王彭少喪父母家貧無以營葬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墳墳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不得泉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遙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一旦大霧霧歇墳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竭太守上其事表其里爲通靈里王彭傳

齊書

蕭諶助明帝弒鬱林王殺高武諸王後帝深相疑阻諶恆懷怨望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罪賜之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今死還取卿矣諶被殺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祟蕭諶傳

盧度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按之得度後隱居山中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

宋書

謝述兄純在江陵遇害述奉喪還都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純妻庾遣人謂述曰風波如此小郎去必無及甯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答曰如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靈所致也謝述傳

王元謨北征戰敗主將蕭斌將殺之沈慶之固諫斌乃止初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碻磝遂免王元謨傳

王彭少喪父母家貧無以營葬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墳墳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不得泉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遙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一旦大霧霧歇墳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竭太守上其事表其里爲通靈里王彭傳

齊書

蕭諶助明帝弒鬱林王殺高武諸王後帝深相疑阻諶恆懷怨望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罪賜之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今死還取卿矣諶被殺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祟蕭諶傳

盧度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按之得度後隱居山中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

褚翔爲豫章太守，潔己省繁苛，去浮費。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以爲善政所感。翔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褚翔傳。

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得，銜悲殊切。俄遇見一沙門，謂曰：吾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贈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沙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哀慟嘔血，蔬食終身。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若。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滕曇恭傳。

庾黔婁爲房陵令。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棄官歸。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苦甜，黔婁輒取嘗之，味甜，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已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得申至月末至晦而易果亡。庾黔婁傳。

韓懷明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便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韓懷明傳。

庾沙彌官會稽丁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庾沙彌傳。

江紑幼有孝性。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蒨遂捨宅爲寺。

請敕賜名。即曰慧眼。及寺成。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遂差。江紓傳。

劉霽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夢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冥延數旬耳。後六十餘日乃亡。居喪廬墓。有雙白鶴翔於廬。劉霽傳。

阮孝緒幼至孝。嘗于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孝緒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合藥須得生人葍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力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至一所而滅。就視果得此草。母服之遂愈。阮孝緒傳。

庾詵性託夷簡。不治產業。普通中詔爲黃門侍郎。不赴。晚年于宅內立道場。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晝寢。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卒。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庾詵傳。

梁陳之世。宗教大昌。士大夫茹齋奉法。翕然成風。然其眞僞勤惰之分。相去甚遠。惟能以眞實心行清淨行者。生死之際。如蟬蛻焉。此則積誠所致。非可襲而取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惟學佛者亦然。君子小人之辨。則誠與僞之間而已矣。可不愼歟。

劉薩阿遇疾暴亡。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兩吏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見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忽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敬。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悟。因出家遊行禮塔云。海南傳。

陳書

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家貧無以葬乃勤力耕種時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爲紿己及往田所竟如其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卽最小子也太建中明徹以侍中領軍北伐至秦郡高宗以秦郡爲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時以爲榮吳明徹傳

王固崇信佛法丁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於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王固傳

徐孝克性至孝遭侯景亂嘗鬻妻以養母又篤信佛理禎明元年爲都官尚書自嘗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於朝堂其第一卽都官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孝克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鄰里皆驚異之徐孝克傳

阮卓父問道隨岳陽王出鎮遇疾卒卓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載柩還都在路遇賊卓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過鑿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

感之至。阮卓傳。

南史

蕭惠明。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處郡聽事。前後太守每避居私室。不敢上。惠明曰。烏有是哉。令盛設筵榻。廣接賓客。歷數日。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惠明傳。

按惠明從子琛。亦爲吳興太守。前後二千石。皆以輒下牛祀項王於聽事。琛遷之於廟。禁殺牛祀。則以脯代肉。後竟無恙。然則惠明之登堂設席。以私慢神也。琛之遷祀禁宰。以正服神也。君子亦持其正而已。

齊高祖欲禪宋。尚書令袁粲不從。舉兵。遂被害。有幼兒方數歲。乳母攜之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呼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殺郎君以求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兒便死。兒存時。常騎一大獰狗戲。死後。靈慶常見兒騎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有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併噬殺其妻子。視之。卽袁郎所常騎也。袁粲傳。

袁昂父顗爲宋明帝所殺。傳首建業。藏於武庫。以漆題顗名以爲誌。至元徽中。始以還其家。昂年十五。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仕齊爲豫章內史。丁母憂。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

昂縛衣著柩。誓同沈溺。風止。餘船皆沒。惟昂船獲全。位司空。年八十卒。袁昂傳。

何點居父母憂。幾至滅性。長絕婚宦。世論以爲孝隱士。點門世信佛。招攜勝侶。及名德沙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人以爲淳德所感。何點傳。

何允通內典。隱若邪山。後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元冠。容貌甚偉。問允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乃依言而卜焉。未幾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允所居室巋然獨存。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逕來趨允。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嘗於吳中武邱西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初允侈於味。後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鮂脯糖蟹等物。汝南周顒與允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無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生理誣。則幸矣。如使此道果然。而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允遂永絕血味。允嘗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果得患而卒。允疾乃瘳。後年八十六。夢一神女。併八十許人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未幾卒。何允傳。

沈約始仕齊。勸梁武受齊祚。井草禪位詔書。遂廢齊和帝。梁武即位。欲遷帝於南海郡。沈約云。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頷之。於是遣使害帝。以約爲尚書僕射。一日自朝還家。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

己出。梁武聞之大怒。遣使譴責。約懼遂卒。齊和帝本紀。沈約傳。

齊宗室李敞。麤猛無行。高帝時爲蕭諶所奬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及諶誅。季敞啓求收諶弟誄。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誄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耶。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後季敞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誄將兵入城收之。少日遂爲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嚙。慘楚備至。肉多盡而死。村人斬其首。衡陽公諶傳。

齊宗室凝。甚爲武帝親愛。凝沒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隱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瘫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我已訴先帝矣。因出胸中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出。文季懼甚。秘不敢傳。少時太子薨。豫章王凝傳。

齊宗室鏗。三歲喪母。及有識。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皆如平時。聞者莫不欷歔。官都王鏗傳。

齊宗室子懋。年七歲時。母阮淑媛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銅罌盛水。漬其莖。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晉安王子懋傳。

陸超之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延與間。子懋舉兵。既敗。或勸超之逃亡。答曰。死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中護軍王元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

己出。梁武聞之大怒。遣使譴責。約懼遂卒。齊和帝本紀。沈約傳。

齊宗室李敞。麤猛無行。高帝時爲蕭諶所奬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及諶誅。季敞啓求收諶弟誄。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誄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耶。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後季敞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誄將兵入城收之。少日遂爲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嚙。慘楚備至。肉多盡而死。村人斬其首。衡陽公諶傳。

齊宗室凝。甚爲武帝親愛。凝沒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隱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瘫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我已訴先帝矣。因出胸中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出。文季懼甚。秘不敢傳。少時太子薨。豫章王凝傳。

齊宗室鏗。三歲喪母。及有識。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皆如平時。聞者莫不欷歔。官都王鏗傳。

齊宗室子懋。年七歲時。母阮淑媛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銅罌盛水。漬其莖。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晉安王子懋傳。

陸超之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延與間。子懋舉兵。既敗。或勸超之逃亡。答曰。死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中護軍王元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

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而過一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與楚王來救臨汝侯猷遂大破苟兒其時廟中侍衞士偶皆泥濕如汗（梁宗室猷傳）

瀆事鬼神非爲政之道然其感應靈異若此自非有德焉以交於神明不能也道而得神是爲逢福不其然乎

陰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先有神廟爲刺史王神念所毀壞子春夜夢人通名詣謁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請召安置一處復夢一朱衣神謝曰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陰子春傳）

梁宗室貢當侯景反出投之專監造攻具以攻臺城常爲賊耳目時宗室會理力圖匡復與柳敬禮、蕭勸、密謀興兵誅侯景貢以謀告賊會理等遂被收見殺賊矯封貢爲竟陵王改姓侯氏居嘗晝臥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殿之貢驚起乞恩俄而賊忽惡其翻覆殺之（梁宗室貢勤會理傳）

梁宗室偉因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爲錢富僧藏鐲多加毒害遂得惡疾偉性多慈惠晚年亦崇信佛法然終以惡疾死（南平元襄王偉傳）

梁宗室恭善解吏事而性尚奢華廣營第宅酣宴終辰除雍州刺史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杜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

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强抑之下。使人守視。俄而復起。守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鎭。連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尅百姓。後爲廬陵王所啓。罷職。梁宗室恭傳。

梁宗室脩。年十二。丁母憂。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沉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竟得無佗。葬訖。廬墓次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宿檐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後官漢中。人號慈父。時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或請捕之。脩曰。此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畢。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盡遂盡而去。莫知何鳥。梁宗室脩傳。

顧協除新安令。遭母喪。送喪還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惟協一舫觸石而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協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云。顧協傳。

庾域爲懷寧太守。罷任歸。妻子猶事井臼。自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所在尋求。孜孜不怠。一日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子子輿亦至孝。域守霅。子輿隨侍。域於路感心疾。每發必叫。子輿亦悶絕。域卒。哀痛將絕。奉喪還鄉。巴東有淫預石。高出水面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時秋水猶壯。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幔。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悲鳴。子輿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可卽營造。明旦訪之。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庾域子輿

傳

徐份性孝悌。父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徐份傳。

傅繹仕陳。負才使氣。陵侮人物。爲施文慶等所譖。被收下獄。憤恚上書。極論後主過失。遂賜死獄中。繹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常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傅繹傳。

或以繹所上書、侃侃有直臣節。且善談釋典。曾著明道論。疑惡蛇之說。或有訛傳。然繹立朝已久。不聞匡諫。徒以被收繫獄。憤恚上書。是託婞直之詞。以逞其不平之胸臆。與出自忠愛之忱者正相反。其平時毒惡傲慢可知矣。若夫釋氏之教。以柔和爲先。以增上慢爲大戒。繹此之不明。瞋習方張。遽淪惡道。輪迴變化。肇於一心。豈一知半解所能抵敵哉。

邱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蠹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一甌。甌中有藥。服之。下蝌蚪子數升。邱氏世保此甌云。邱傑傳。

孫法宗有至行。父被害海澨。法宗入海求屍。聞父子以血瀝骨。當即漬浸。乃操刀泝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十餘年。臂脛無完膚。終不能逢。遂終身衰絰。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麋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可取牛糞汁傅之。

卽差如其言果驗遂傳其方一境賴之孫法宗傳

王虛之喪親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曰君病尋差俄不見疾果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室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王虛之傳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淚爲之冰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三寸絹書日月字母服之卽平復於時有朱緒者無行母病經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卽利血明日而死蕭叡明傳

蕭嬌妻羊氏字淑禕居父喪哭輒吐血母疾淑禕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鎭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永與王氏女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卽開又諸暨屠氏女父母廢疾親戚相棄女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親亡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當効驅使汝可爲人療病時鄰舍人有患溪蜮毒者女試療之卽愈以後爲人療疾無不驗家產日益蕭嬌妻羊傳

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禱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卽訪醫家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能治病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併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

卽差又有廬陵匡昕者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卽蘇皆以爲孝感所致解叔謙傳

司馬申陳後主時爲右衞將軍頗作威福長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嘗晝寢於尙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報也司馬申傳

魏書

宗室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賤壽興嘗因事杖之及顯有寵誣壽興罪遂賜死壽興謂其子曰吾棺中可著百張紙筆二枚吾欲訟顯於地下百日內必取顯壽興死未幾顯尋被殺壽興傳

宗室太興襲爵京兆王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至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已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腳一隻食盡猶云不飽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詔許焉京兆王太興傳

宗室楨爲相州刺史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死南安王楨傳

宗室熙卽楨之孫也每從其父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奬遂至極法及熙爲元乂所殺識者以爲有報應焉同上

于忠爲侍中領軍將軍。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高陽王雍出之。忠聞之。逼有司誣奏祚與植罪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又欲殺高陽王雍。賴侍中崔光固執乃止。神龜元年三月。寢疾。見裴郭爲祟而死。于栗磾傳。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頗敬好釋典。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以國書事獲罪。詔幽浩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衞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崔浩傳。

西方之國有聖人焉。其爲教推本還原。窮幽極博。卽其別白因果。懲惡勸善。於王法亦有助焉。世人狃於積習。肆口詆誣。自附儒者。嗚呼。何其愚也。崔浩說魏主焚毀經像。屠滅沙門。卽以儒道論。豈所謂有舉無廢。與大德曰生之旨耶。時寇謙之苦與浩爭。謂浩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浩卒不聽。不旋踵而殺身夷族。豈足惜哉。

刁肅平南將軍雍之子也。雍汎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佛道。卒年九十五。肅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肅拜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卒年七十六。刁雍傳。

裴安祖嘗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見放。故來謝德。安祖年至八十三卒。裴安祖傳。

李訢爲相州刺史政頗清簡後以事爲兵人所告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敷以奏聞敷不許及獻文詔問訢罪狀會敷亦爲上所嫌有司諷以中旨誣列敷罪訢從其言敷坐是得罪訢得免死後起官信任趙郡范禮倚爲腹心禮後希文明太后旨告訢外叛訢辨其無禮爲之證實訢曰爾不念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乎禮曰公德於禮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禮今敢不忍於公乎訢不能對遂伏誅李訢傳。

高允雅信佛法常設齋講好生惡殺獻文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多允姻媾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允位至光祿大夫隆重朝廷當世榮之卒年九十八卒之前微有不適不寢臥吟詠如常高允傳。

崔挺爲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州治有斧山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夏秋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不信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卽爲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崔挺傳。

李彪爲御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脊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病毒備極而卒李彪傳。

張彝爲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人由是衆口喧喧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遂直造其第曳彝捶撻焚其屋宇始均囘救其父羽林等就加毆

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惟以髻中小鈸爲驗彝亦尋卒初大乘賊之亂都督元遙討之積尸數萬時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爲功令撿集人首數千一時焚蒸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在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推咎焉張彝傳

韋伯昕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亦疾之如讎及伯昕爲中壘將軍告尚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遂死裴叔業傳

夏侯道遷歷官華瀛二州刺史封濮陽侯既卒長子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父時田園貨賣略盡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後夬忽夢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語夬心懼曰世寶爲官必擊我也尋有人呼夬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衣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數百許下夏侯夬傳

酒禍酷矣然罕有遭冥譴者夬之受罰於父何重也夫嗜酒者神志必昏神志昏則鬼神皆得而侮之況徇口腹而墮堂構者乎昔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淒然曰年少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逾君子之守身事親可知矣

奚康生爲相州刺史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像復就西門豹祠求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季龍豹之祟奚康生傳

爾朱世隆爲尚書令生殺自由公行淫泆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吾頭去意殊不適未幾見誅爾朱世隆傳

盧景裕好釋氏通其大義時天竺沙門道悌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元象元年河門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事敗景裕亦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後竟免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以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刃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盧景裕傳

吳悉達父母爲人所殺兄弟三人年並幼小四時號慕悲感鄉里及長報讎避地永安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晝夜號哭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以下三世九喪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其孝吳悉達傳

王崇兄弟並以孝稱母喪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母喪闋後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使止禾麥十頃並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王崇傳

苟金龍爲梓潼太守梁人攻圍會金龍病妻劉氏率兵士守城井在城外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集衆喻以忠義相率告訴于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出布絹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援兵至得免苟金龍妻劉氏傳

張駿私署涼州牧西平公始其祖張軌之保涼州也由陰澹之力至是駿以陰氏門宗彊盛忌之乃逼澹弟鑒令自殺由是大失人情駿既病見鑒爲祟遂死張駿傳

竇泰天平中爲御史中尉。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果爲周文帝所襲。遂自殺。竇泰傳。

高隆之官太保。爲崔季舒等所譖。文帝令壯士築百餘下。竟致死。後復殺其子德樞等二十人。發隆之冢。斬截骸骨。初隆之見信高祖。性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之。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以同知營構事。多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以請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並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高隆之傳。

韓賢爲洛州刺史。民韓木蘭等作逆。賢擊破之。親自按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賢將至。起而斫之。斷其脛而卒。昔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淳樸。世以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賢因此致禍。韓賢傳。

陸法和有道術。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齕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後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陸法和傳。

張華原爲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歲暮。惟有重罪者數十人。亦遣歸家

申賀依期至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忽有六駁食之皆以爲化感所致張華原傳

宋游道與李構有舊游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誣奏構罪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怒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宋游道傳

盧斐性殘忍天保中官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輪下死者非一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盧斐傳

按還冤記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婪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儻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狀合死善於獄中使人通訴反誣輝儻爲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治令尚書令左丞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儻罪狀奏報於州斬決輝儻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當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錠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盧令史哀悼爲之殯殮幷備紙筆越十五日善得病唯云叩頭未旬日而死繼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爲魏收所奏被誅其事可爲史傳之證

周書

賀拔岳爲魏大都督永熙三年與都督侯莫陳悅同討靈州刺史曹泥悅密圖岳誘岳入營殺之時周太祖爲夏州刺史勒兵討悅悅與子弟及同謀殺岳者並伏誅悅自殺岳後神情恍忽不復如常恆言我纔睡卽夢見岳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破滅賀拔岳傳

達奚武爲同州刺史時以旱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獨登峯展誠岳既高峻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而上稽首祈禱晚不得還卽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尙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塞俄而澍雨遠近沾洽達奚武傳

賀蘭祥爲荆州刺史百姓安之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卽日澍雨是歲大有年賀蘭祥傳

柳慶爲雍州別駕守正明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闕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後位終司會封平齊縣公子機宏旦肅皆貴柳慶傳

陸政仕魏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陸通傳

北史

魏宗室樹出奔梁梁使爲郢州刺史魏使御史中尉樊子鵠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守城不下子鵠遣使說之降樹請委城還梁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不爲戰備及旣降杜德背盟不許樹還南遂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驚不絕時李昭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爲達野拔所殺咸陽王禧傳

達奚武爲同州刺史時以旱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獨登峯展誠岳既高峻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而上稽首祈禱晚不得還卽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尙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塞俄而澍雨遠近沾洽達奚武傳

賀蘭祥爲荆州刺史百姓安之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卽日澍雨是歲大有年賀蘭祥傳

柳慶爲雍州別駕守正明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闕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後位終司會封平齊縣公子機宏旦肅皆貴柳慶傳

陸政仕魏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陸通傳

北史

魏宗室樹出奔梁梁使爲郢州刺史魏使御史中尉樊子鵠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守城不下子鵠遣使說之降樹請委城還梁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不爲戰備及旣降杜德背盟不許樹還南遂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驚不絕時李昭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爲達野拔所殺咸陽王禧傳

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有白狼見於襄武人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烏來翔因號其泉曰玉漿泉豆盧勣傳

王顯魏宣武時以醫術知遇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明帝時詔徙朔州臨執呼冤直閣伊盆生以刀環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初顯搆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衛府唯隔一巷世以爲有報應之驗王顯傳

二十二史感應錄卷下

隋書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一老翁皓首白裙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但見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絕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秔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數日後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五行志

宗室爽爲元帥殺戮過多未幾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卒年二十五衞昭王爽傳

楊素位至司徒性嚴忍又阿諛取容營仁壽宮督役嚴急作者多死時聞鬼哭又謀廢太子搆成其罪素既卒有蕭吉者見素家上有白氣屬天告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也未幾素子元感謀反遂族誅楊素蕭吉傳

按隋書楊素傳論曰素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謝積惡餘殃信非徒語愚謂元感未反而白氣先從素家出戾氣所鍾尤爲較著故取蕭吉傳中語同錄之世人多信堪輿不知置朽骨於不祥之地且曰不可況日置其心於慘忍傾側之鄉有不災及子孫者哉

高祖廢房陵王勇立晉王廣爲太子勇以廢非其罪欲見上申冤晉王遏之不得聞奏繼又矯詔賜勇死

晉王卽位太子昭得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薨元德太子昭傳。樊子蓋在軍持重未嘗負敗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領兵討絳郡賊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樊子蓋傳。

隋將多不得其死者豈獨高祖猜忍之故哉觀其立功時率皆狠戾自用喜於誅戮古人云佳兵好還道家所禁豈不信然夫聖人用兵行其所不得已也爲將者誠體此不得已之心以生道殺人又誰得而怨之乎

魚俱羅累戰有功領兵討賊潛迎諸子朝廷恐其有異志發使按問不得其罪俱羅目有重瞳陰爲煬帝所忌大理司直梁敬眞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眞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梁毗魚俱羅傳。

張祥爲幷州司馬漢王諒反遣將略地至井陘祥勒兵拒守賊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月餘圍解以功授開府張季珣傳。

王頒父僧辨爲陳武帝所殺頒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哀毀骨立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至隋開皇初獻平陳之策上異之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力戰被傷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夢有人授之以藥比寤而創不痛人以爲孝感王頒傳。

華秋事母至孝母疾秋容貌毀悴鬚髮頓改母亡絕櫛沐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時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

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以狀聞。後羣盜起。往來廬之左右。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全活者甚衆。華秋傳。

梁彥光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梁彥光傳。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其俗有病卽合家避之。由是多死。公義令巡撿有病者。以牀輿至聽事。疫時。廳廊悉滿。親坐其間。迎醫市藥。於是悉差。諸病家慚謝。此風遂革。後遷牟州。復著善政。時山東霖雨。自陳水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相錯。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令就鑄焉。乃聞空中金石絲竹之響。辛公義傳。

燕榮除幽州總管。貪暴放縱。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每巡省屬下。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上遣使馳驛鞫問。得實。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燕榮傳。

辛彥之爲隨州刺史。後遷潞州。前後俱有善政。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自知將死。其年果卒于官。辛彥之傳。

韋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尸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異之。

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以狀聞。後羣盜起。往來廬之左右。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全活者甚衆。華秋傳。

梁彥光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梁彥光傳。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其俗有病卽合家避之。由是多死。公義令巡撿有病者。以牀輿至聽事。疫時。廳廊悉滿。親坐其間。迎醫市藥。於是悉差。諸病家慚謝。此風遂革。後遷牟州。復著善政。時山東霖雨。自陳水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相錯。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令就鑄焉。乃聞空中金石絲竹之響。辛公義傳。

燕榮除幽州總管。貪暴放縱。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每巡省屬下。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上遣使馳驛鞫問。得實。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燕榮傳。

辛彥之爲隨州刺史。後遷潞州。前後俱有善政。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自知將死。其年果卒于官。辛彥之傳。

韋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尸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異之。

罪。鉉方爲閔廐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廬江長史。他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王鉷傳。

紀聞載唐監察御史王掄爲朔方節度判官。乘驛在途暴卒。而顏色不變。猶有煖氣。不敢殯。凡十五日復生。云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開其案牘。乃楊愼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鉷也。已斷王鉷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於舊處。頃謁王。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簾下。愼矜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已族王鉷。即當到矣。須臾。鉷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繫。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於是與愼矜同出。乃引掄歸。掄既蘇。月餘有邢緯之事。王鉷死之。

嚴郢附盧杞。謀陷宰相楊炎。幷逮捕觀察使趙惠伯。楚掠慘酷。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柩殯。問之。或曰。趙費伯之殯。郢內慚。忽忽歲餘卒。嚴郢傳。

顏眞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眞卿至立辯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顏眞卿傳。

元董搏霄伏巨盜之辜而天雨。時人比之顏眞卿一以雪枉。一以摘姦。其所以感召天和一也。然漢書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其罰常陽。然則禳災之道。其尤在恤刑乎。

崔鄯四世總麻同爨。一門孝友。兄弟六人至三品。鄯官左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李訓

亂約被難。世謂鄯之亡。崔氏積善之報也。崔鄯傳。

柳公綽官至兵部尚書。嘗曰。吾蒞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興乎。子仲郢爲天平節度使。孫璞珪璧玭皆貴顯。柳公綽傳。

劉禹錫嘗言。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谷不毛處。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歟。劉禹錫傳。

劉昌爲節度使。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命斂以棺槨。爲立冢。劉昌傳。

宋申錫與王璠謀誅宦官。璠反以告王守澄。黨以求進。遷申錫遂被誣。貶謫而卒。及甘露之變。王涯自署反狀。璠亦與焉。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公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遂腰斬。李訓傳。

按逸史載宋申錫沒後。其夫人夢申錫相引出城。見一大坑。坑邊有小板匣。申錫提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因憤怒叱咤。夫人問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未幾。璠果腰斬。坎埋於城外。然則王涯一語反爾之道。彰彰矣。

崔琯位至尚書右丞。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初琯曾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願子孫皆如婦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崔琯柳玭傳。

路巖當國陰惡可畏及待罪賜死詔剔取喉骨呈驗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者剔取喉骨驗其已死俄而自及。路巖傳。

宋思禮事繼母孝。爲蕭縣主簿。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會大旱。井池涸。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於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宋思禮傳。

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醳面。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全愈。鄭潛曜傳。

嚴善思爲詳審使。方酷吏搆大獄。善思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及坐事論死。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時爲御史。力訟其寃。得免。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得還。三世皆年八十五云。嚴善思傳。

索元禮制獄。作鐵籠。轂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後以罪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乃服罪。死獄中。索元禮傳。

來俊臣作羅織經一篇。按以從事。凡鞫囚必注醯於鼻。掘地爲牢。寢以匿溺。又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脚。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後斬西市。死之日。人爭抉目。摘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子餘。先是有周興者。性亦殘酷。人告興反。詔來俊臣鞫狀。興時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納之大甕。熾炭圍之。何事不承。俊

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與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與駭汗叩頭遂流嶺表爲仇家所殺來俊臣傳

崔器性陰刻樂禍肅宗時建議殺達奚珣等人及病亟叩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崔器傳

高駢爲劍南節度使自將出屯罷蜀兵月稟兵亂駢悉還其衣稟然密藉所給姓名盡殺之夷其族有一婦方乳子將就刑曰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饑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以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我死當訴於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冤也駢後爲畢師鐸所囚將見殺有奮而擊駢者曰公陷人塗炭多矣尚何云駢未暇答仰首如有所伺卽斬之高駢傳

高駢爲呂用之所惑駢府宿將多爲用之讒死駢將畢師鐸懼死據城叛逼殺駢用之出奔時楊行密起兵攻師鐸用之投歸之詐謂行密曰廉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乏及城下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於背蓋用之以蠱厭駢也行密責其罪遂斬之妻子皆死著其罪於路同前

方用之紿行密時豈不自計其敗露之至速者且紿行密而卽指其埋銅人之處雖愚亦不應至是蓋不如是無以發其覆巧哉造物假其口以殺之也

溫造赴鎮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鷄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卽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鷄翁山爲侯溫造傳○此以下採舊唐書

按造剛正嫉惡，侃侃有大臣之節，其能感通神明者，蓋亦以人重也。

裴炎官內史，光宅元年，得罪，斬於都亭驛之前街。先是開曜元年，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囚，斬阿史那、伏念、溫傳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勗逼逐於營窟，急而降，乃殺之。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妬能害功，搆成陰禍，其敗也宜哉。裴炎傳。

李繁為亳州刺史，州境嘗有羣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繁密設機謀，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以擅殺之罪，遣監察御史舒元輿按問。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詞，以為繁濫殺無辜狀奏，賜死。時人冤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為有報應焉。李繁傳。

李景略在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幕府，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景略訊其實，光竟伏法。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有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直。李景略傳。

道士王遠知入茅山，師事陶宏景。傳其道法。年一百二十六歲，謂弟子曰：吾有仙格，以少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現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焚香而卒。王遠知傳。

傷人之罪亦甚矣。觀遠知無心細故，終行苦身不能償，而況其大焉者乎。而況以刃傷人，以筆傷人，以舌傷人者乎。

郭霸爲御史諂上虐下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搒掠拷禁不勝楚毒而死霸後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邀歸命家人曰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庭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斯須蛆爛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於門少頃不復見矣郭霸傳新唐書作郭宏霸今錄李思徵事舊書較詳悉故仍之

按太平廣記唐侍御史郭霸奏殺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經月患重臺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攘袂齕齒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緋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許時答曰比緣未得五品未合去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攪之曰大快其夜卒據此則霸之所以獲罪更不一端矣萬國俊嘗按治嶺南流人悉矯詔戮之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以奏武后乃遷國俊官幷分遣劉光業王德壽諸人鞫治劍南黔中等六道流人光業等見國俊榮貴乃效其凶忍惟恐後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咸五百人未幾國俊等相次而死皆見鬼物爲祟或有流竄而終萬國俊傳

太平廣記唐侍御史萬國俊奏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馬足不得前進口云叩頭緩我連聲忍痛俄而據鞍舌長數寸遍身青腫與至宅夜半而卒史所云鬼物爲祟特略言之耳

五代史

郭霸爲御史諂上虐下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搒掠拷禁不勝楚毒而死霸後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邀歸命家人曰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庭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斯須蛆爛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於門少頃不復見矣郭霸傳新唐書作郭宏霸今錄李思徵事舊書較詳悉故仍之

按太平廣記唐侍御史郭霸奏殺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經月患重臺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攘袂齕齒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緋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許時答曰比緣未得五品未合去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攪之曰大快其夜卒據此則霸之所以獲罪更不一端矣萬國俊嘗按治嶺南流人悉矯詔戮之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以奏武后乃遷國俊官幷分遣劉光業王德壽諸人鞫治劍南黔中等六道流人光業等見國俊榮貴乃效其凶忍惟恐後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咸五百人未幾國俊等相次而死皆見鬼物爲祟或有流竄而終萬國俊傳

太平廣記唐侍御史萬國俊奏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馬足不得前進口云叩頭緩我連聲忍痛俄而據鞍舌長數寸遍身青腫與至宅夜半而卒史所云鬼物爲祟特略言之耳

五代史

馬殷封楚王有將高郁素教殷計策而楚以彊其後殷子希聲矯殷令殺郁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昏耄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楚世家

王延翰自稱閩王多選良家子爲妾妻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繫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其爲祟而死閩世家

閩王王鏻以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籍沒富人貲閩人皆怨吳人攻建州鏻遣將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磔于市初文傑爲鏻造檻車謂古制迂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閩世家

王鏻父審知有養子延稟鏻殺之其後鏻饗軍士於大內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明日遂爲李倣等所殺閩世家

宋史

楊廷璋周祖時爲河陽巡檢知州事涇帥史懿稱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代之將行謂之曰懿不受命即圖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即日載路及宋初廷璋在晉州太祖命荊罕儒爲鈐轄罕儒以廷璋周朝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從者皆持刀劍欲圖廷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終亦無患議者以廷璋在涇州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楊廷璋傳

王彥超官右金吾衛上將軍。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身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王彥超傳。

趙普久病。以太師致政。及疾篤。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聆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趙普傳。

按史稱秦王廷美、盧多遜之獄。普實有力焉。普受昭憲太后遺旨。而卒背之。所謂冤累者。此其大者矣。李超爲禁卒。嘗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輒解。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濬中進士。累官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潘美傳。

李昉年七十。以司空致政。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李昉傳。

蘇曉累官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深文少恩。當時號爲酷吏。及卒。無子。有一女甚鍾愛。亦先曉卒。人以爲深刻所致。蘇曉傳。

盧多遜之貶崖州也。李符白趙普曰。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願徙多遜處之。普不答。及符以罪徙嶺表。普移符知春州。至郡歲餘卒。李符傳。

徐休復知廣州。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誣奏延範私養術士。厚待過客。撫部下吏有恩。與故人書作隱語。

王彥超官右金吾衛上將軍。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身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王彥超傳。

趙普久病。以太師致政。及疾篤。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聆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趙普傳。

按史稱秦王廷美、盧多遜之獄。普實有力焉。普受昭憲太后遺旨。而卒背之。所謂冤累者。此其大者矣。李超爲禁卒。嘗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輒解。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濬中進士。累官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潘美傳。

李昉年七十。以司空致政。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李昉傳。

蘇曉累官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深文少恩。當時號爲酷吏。及卒。無子。有一女甚鍾愛。亦先曉卒。人以爲深刻所致。蘇曉傳。

盧多遜之貶崖州也。李符白趙普曰。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願徙多遜處之。普不答。及符以罪徙嶺表。普移符知春州。至郡歲餘卒。李符傳。

徐休復知廣州。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誣奏延範私養術士。厚待過客。撫部下吏有恩。與故人書作隱語。

兵部尚書劉沆傳。

或以景洪不辭賊託非君子重然諾之道顧當扞據城跋扈赫然一大寇非委曲審機安能爲一州保命哉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信夫。

李壽朋性疏雋奉祠西太一宮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得疾卒。李壽朋傳。

田況父延昭在契丹時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阬殺降卒數百人卒無子以兄子爲後。田況傳。

查道事母以孝聞母嘗病思鰛羹方冬苦寒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鰛尺許以饋又刺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後官右司郎中出知虢州歲歉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饑者所全活萬餘人平居祿賜所得輒散施親族與人交多所周給深信內典居多茹素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至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查道傳。

嵇穎父適嘗爲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穎生官翰林博士。嵇穎傳。

張洞在館閣數有建明出知棣州所奏多便民累遷淮南轉運使洞在棣時夢人稱勅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部分家事未幾卒。張洞傳。

李仕衡初爲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卽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

當高大之仕衛官至同州觀察使。李仕衡傳。

杜杞爲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時區希範與白崖山蠻蒙趕反。杞遣使誘之使降。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不可以恩懷。不如殺之。乃擊牛馬爲會。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御史梅摯劾杞殺降失信。詔戒諭之。杞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杞叱曰。爾猶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耶。未幾卒。杜杞傳。

李寅爲衢州司理參軍。母老。棄官歸。子虛己官尚書工部侍郎。太宗嘗賜虛己錢。翌日語宰相曰。虛己詩思可嘉。予錢五千緡矣。宰相對以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論者謂虛己父子篤其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誤。殆天賜也。李虛己傳。

貝州戍卒謀反。推虞侯趙咸雍爲首。官擒其黨斬之。磔咸雍於市。先是咸雍父鱗。晉天福中。嘗誘敵屠州城。至是五十年。而其子鬻於都市。舊老猶記其事。共異之。周審玉傳。

趙抃長厚清修。施德惸貧。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位至太子少保。年七十七。將終。詞氣不亂。安坐而逝。趙抃傳。

按金海陵王問鬼神事於楊伯雄。伯雄曰。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書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元宇文公諒。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于記一册。識其篇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卽不敢爲。近世袁氏功過格。風行於世。其法

當高大之仕衛官至同州觀察使。李仕衡傳。

杜杞爲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時區希範與白崖山蠻蒙趕反。杞遣使誘之使降。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不可以恩懷。不如殺之。乃擊牛馬爲會。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御史梅摯劾杞殺降失信。詔戒諭之。杞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杞叱曰。爾猶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耶。未幾卒。杜杞傳。

李寅爲衢州司理參軍。母老。棄官歸。子虛己官尚書工部侍郎。太宗嘗賜虛己錢。翌日語宰相曰。虛己詩思可嘉。予錢五千緡矣。宰相對以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論者謂虛己父子篤其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誤。殆天賜也。李虛己傳。

貝州戍卒謀反。推虞侯趙咸雍爲首。官擒其黨斬之。磔咸雍於市。先是咸雍父鱗。晉天福中。嘗誘敵屠州城。至是五十年。而其子鬻於都市。舊老猶記其事。共異之。周審玉傳。

趙抃長厚清修。施德惸貧。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位至太子少保。年七十七。將終。詞氣不亂。安坐而逝。趙抃傳。

按金海陵王問鬼神事於楊伯雄。伯雄曰。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書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元宇文公諒。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于記一册。識其篇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卽不敢爲。近世袁氏功過格。風行於世。其法

張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張汝明傳。

羅汝楫爲侍御史。受秦檜旨彈論岳飛。後汝楫卒。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於像前。羅汝楫傳。

顏師魯孝友天至。初官番禺。喪父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於岸。而颶風大作。人以爲孝感。顏師魯傳。

高登爲靜江府古縣令。師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遂罷登官。創檜祠而自爲記。且誣登罪。詔送靜江府獄。登母死。歸葬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高登傳。

高登事母至孝。嘗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魚躍于前。同前。

吳曦以蜀叛。時李好義爲興州正將。率衆誅曦。曦將王喜欲戕好義。爲曦復讎。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而卒。口鼻爪指皆青黑。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李好義傳。

柳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於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後竟先母兩月卒。柳約傳。

袁韶父爲郡小吏。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

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家四川。父歿。家貧。鬻妾爲歸葬計耳。韶父卽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韶父。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復罄橐中資給之。遂獨歸。妻迎問之。告以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吾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婦乃育哉。妻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未幾而妻孕。生韶。累官參知政事。袁韶傳。

向士璧官湖南制置副使。數立軍功。賜金帶。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時賈似道入相。疾其功。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其後元善知吉水縣。俄得狂疾。常呼士璧向士璧傳。

江萬里自其父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常與璘言。誇其能杖譯健士。璘俛首不答。歸語子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熹。於我心有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璘子婦陳氏夢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位至左丞相。江萬里傳。

陳仲微官莆田尉。委以縣事。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於鐘上。以爲冤。旦暮祝詛。然莫省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陳仲微傳。

李文饒爲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與者。子韶官至端明殿學士。數諫諍。爲名臣。李韶傳。

蘇緘知邕州。交趾入寇。邕受圍。緘守城。援兵不至。城遂陷。緘猶領傷卒戰。愈厲。而力不敵。亟還州治。縱火自焚。緘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蘇緘傳。

蕭雷龍官臨安府學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府事。北兵薄城。不降。脫去。還建昌。與里人起兵。時元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奔入閩。未出城。爲同安武人徐浚沖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蕭雷龍傳。

郭琮事母極恭順。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轉運使狀琮事以聞。有詔旌表門閭。明年母無疾而終。郭琮傳。

顧忻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不燭能縫。維年九十餘。無疾而終。顧忻傳。

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食我。恨母無託耳。虎忽棄泰于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鄉里稱其孝感。曰爲朱虎殘。朱泰傳。

張氏羅江士人女。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

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口楊言與女同楊實無他遂遽其女拷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於其內旁列熾火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母曰母竟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訟冤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屋瓦皆落天雨雪邦人震恐勘官李志甯疑其獄夕具衣冠禱於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墮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甯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曰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張氏傳

呂仲洙女名良子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煜煜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瘳呂仲洙女傳

王仔昔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召見封通妙先生仔昔資倨傲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閹殆若僮奴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官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王仔昔傳

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報復讎怨謫蘇轍於雷州不許占官舍轍遂僦民居惇又以爲强奪民居追民究治徽宗時惇亦貶雷州適問舍於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章惇傳

嘗於他書中見宋盧多遜南遷朱崖見一店嫗舉止和淑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家故汴

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縣爲盧相國誣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有知行當南竄未亡間庶見於此以快宿憾耳盧不待食促駕而去此可見小人結局大率相似

李全爲節度使作亂據揚州官軍討之追至新塘全騎陷淖官軍奮長槍刺之遂碎其尸及事平提點刑獄趙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李全傳

遼史

耶律制心位至南院大王嘗曰吾雖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耶律制心傳

耶律庶成方進用爲妻胡篤所誣以罪奪官法當離婚時胡篤適有娠至期不產而死剖視之其子以手抱心識者謂誣夫之報耶律庶成傳

王鼎正直不阿宰縣時憩於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王鼎傳

蕭文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於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

散在草莽爲烏鵲所食會霪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蕭文傳

耶律劉哥欲因進酒弒逆帝覺之不果被囚帝問汝實反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詔免死流烏古部果以千頂疽死耶律劉哥傳

金史

移剌溫鎭武定歲旱且蝗溫割指以血瀝酒禱而酹之既而雨霑足有羣鴉啄蝗且盡人以爲至誠之感云移剌溫傳

石琚父皋補郡吏稱長者從魯王閻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閻母怒之及城破命皋計州民人將使諸軍分掠之皋緩其事閻母讓之皋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皋之稽緩安敢逃罪閻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治指其坐謂皋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琚後拜右丞相封莘國公石琚傳

崔立僭亂淫虐不道及爲李伯淵等所殺以屍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汙崔立傳

王震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爲孝感所致王震傳

李慶嗣學醫洞曉其理天德間歲大疫貧者往往閽門臥病慶嗣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

散在草莽爲烏鵲所食會霪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蕭文傳

耶律劉哥欲因進酒弒逆帝覺之不果被囚帝問汝實反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詔免死流烏古部果以千頂疽死耶律劉哥傳

金史

移剌溫鎭武定歲旱且蝗溫割指以血瀝酒禱而酹之既而雨霑足有羣鴉啄蝗且盡人以爲至誠之感云移剌溫傳

石琚父皋補郡吏稱長者從魯王閻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閻母怒之及城破命皋計州民人將使諸軍分掠之皋緩其事閻母讓之皋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皋之稽緩安敢逃罪閻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治指其坐謂皋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琚後拜右丞相封莘國公石琚傳

崔立僭亂淫虐不道及爲李伯淵等所殺以屍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汙崔立傳

王震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爲孝感所致王震傳

李慶嗣學醫洞曉其理天德間歲大疫貧者往往閽門臥病慶嗣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

卽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辜。張積傳。

許維禎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許維禎傳。

劉秉直官衛輝路總管。賊劫汲縣民張聚鈔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於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得賊於汴。遂正其罪。秋七月蟲螟生。秉直禱於八蜡祠。蟲皆自死。天不雨禾日槁。秉直詣城北大行之蒼峪神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返。行及數里。雷雨大至。劉秉直傳。

元之吏治非能古若也。而慈惠之政所在多有。如塔海田、滋卜天璋、林興祖、觀音奴、劉天孚諸人。有禱輒應。事蹟略同。不勝錄。錄其尤異者。使人知爲民請命之心。果出於至誠。未有不其應如響者。有司牧之責者可以興矣。

王伯顏知福寧州。爲賊所執。不屈。被殺。暴屍數日。色不變。伯顏既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福寧俱平。王伯顏傳。

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鄰里驚異。方

其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於官。表其閭。至順間。永平龐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於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胡光遠傳。

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邨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吳國寶雷州人。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爲孝感所到云。李忠傳。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奉母孟氏至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八十四而終。大德元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風返而滅。李茂傳。

王薦性孝。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王薦傳。

楊暐母牛氏嘗病劇。暐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暐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沒。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暐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楊暐傳。

趙榮母強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於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葬之日。白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趙榮傳。

王庸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溼。咸歎異而去。王庸傳。

黃贇省父永平父歿已三年矣求父墓弗得贇哭禱於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甎卽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果得父骨以歸黃贇傳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病思孝醫禱不效方欲刲股肉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卽以奉母疾遂愈陸思孝傳

黃道賢父病篤道賢夜禱於天願減己一紀之算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得一紀之數黃道賢傳

史彥斌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彥斌母柩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泗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棺在焉史彥斌傳

湯霖母病熱更數醫弗能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可愈時天氣甚煖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地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取以奉母疾果愈湯霖傳

趙孝婦早寡事姑孝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買杉木治棺置於家南鄰失火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趙孝婦傳

張義婦夫戍福寧死張求夫骨至福寧問夫葬地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

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如其言果得之張義婦傳

武用妻蘇氏用疾蘇氏刲股爲粥以進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方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武用妻蘇氏傳

明史

宗室恩鏐招羣小奪軍民商賈利惠王恩鏐發其事朝廷遣官按實幽恩鏐等鳳陽謫戍其黨有差恩鏐陰使送者刑楷之斃八十餘人不數日世子暴卒恩鏐疽發背薨遼王植傳

恩鏐不道殺之固當至其黨類不過聲援相附乃背王命而盡殲之其能逃陰責乎

劉基曾祖濠仕宋爲翰林掌書宋亡邑子林融倡義旅事敗元遣使簿錄其黨多連染使者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廬籍悉毀使者計無所出乃爲更其籍連染者皆得免基幼穎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基博通經史尤精象緯之學佐明太祖定天下封誠意伯劉基傳

詹徽官吏部尚書有才智然性險刻李善長之死徽有力焉藍玉下獄語連徽及子尚寶丞紱並坐誅詹徽傳

王瑜以總旗隸趙王府永樂末告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變按治有驗賢等伏誅而授瑜千戶而所發不軌事有枉者正統四年得疾束兩手如高懸狀號救求解而卒王瑜傳

孟賢等既罪狀屬實則瑜之知情而告變於義當矣願不當連及無辜耳

牟俸撫蘇松中官汪直有事南京或譖俸十四年俸議事至京直請執俸下詔獄謫戍湖廣俸在江西時其成許聰獄人多議其深文至是被禍皆知爲直誣然無白其冤者逾年卒戍所牟俸傳

周新官浙江按察使初入境羣蚋迎馬頭跡得死人榛中身繫小木印新驗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廣布布視印文合捕鞫之盡獲諸盜一日視事旋風吹葉墜案前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新意僧殺人發樹果見婦人屍鞫實磔僧周新傳

錦衣衞指揮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攫賄作威福廉使周新欲按治之遁去綱誣奏新罪逮新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帝後若見人緋衣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爲神當爲陛下治姦貪吏後紀綱以罪誅新事益白同前

張昺官鉛山知縣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昺欲變其俗令寡婦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羞嫁者跪之曰節不嫁者跪之民傳四妻祝誓死守舅姑紿令跪羞木下昺判從之祝投後園池中死邑大旱昺夢婦人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往詰其狀及啓土貌如生昺哭之慟曰殺婦者我也爲文以祭改葬焉天遂大雨張昺傳

尹昌隆初爲皇太子傅後改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用事常其獨處精思以手指刮眉毛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昌隆前白事震怒不應昌隆退白太子取令旨行之震大怒奏昌隆蓄無君心

下獄置極刑死震後病號呼尹相言見昌隆守欲殺之云尹昌隆傳。

劉球官翰林侍讀正統四年帝以王振言大舉征麓球上疏諫振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勢爲姦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頸斷體猶植遂支解之瘞獄戶下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球死數年瓦剌果入寇英宗北狩振被殺朝士立擊順斃之而德清自土木遁還下獄論斬尋瘐死詔戮其屍劉球傳。

范廣爲都督同知與都督張軏不相能軏誣廣謀立外藩下獄論死明年春軏早朝還途中爲拱揖狀左右怪問之曰范廣過也遂得疾不能睡痛楚月餘而死范廣傳。

商輅官大學士既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吾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居十年卒年七十三商輅傳。

黃紱官四川左參政按部崇慶旋風起與前不得行紱曰此必有冤吾當爲理風遂散至州禱城隍神夢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爲巢後臨巨塘僧夜殺人沉之塘下分其貲且多藏婦女於窟中紱發吏兵圍之窮詰得其狀誅僧黃紱傳。

楊爵官御史疏詆符瑞言過切直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死而復甦逾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再逾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

傳詔急釋之楊爵傳。

永邵卜爲西寧患誘殺副使李魁。邊臣不能報。二十三年。直入南川。參將達雲設攻要害。大敗之。手馘其帥一人。卽前殺李魁者。其地卽魁陣亡處。時又皆九月也達雲傳。

鄒元標觀政刑部。張居正奪情。元標上疏極諫。居正大怒。廷杖八十。謫戍都匀衞。元標處之怡然。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鎭遠。一夕御史暴死。元標遂免鄒元標傳。

賀逢聖官大學士。致政。張獻忠陷武昌。執逢聖。叱曰。我朝廷大臣。若曹敢無禮。賊靡使去。遂投墩子湖死也。賊來自夏去以秋。云大吏望衍而祭。有神夢於湖之人。我守賀相殊苦。汝受而視之。有黑子在其左手。其徵是覺而異之。竢於湖。赫然而尸出。驗之。果是。蓋沉之百有七十日。面如生。以冬十一月壬子殮。大吏揮淚而葬之賀逢聖傳。

施邦曜官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魏忠賢興三殿工。諸曹奔走其門。邦曜不往。忠賢欲困之。使拆北堂。期五日。適大風拔屋。免譙責。又使作獸吻。倣嘉靖間製。莫考。夢神告之。發地得吻。嘉靖舊物也。忠賢不能難施邦曜傳。

史可法祖應元。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官至太傅。爲明忠臣。史可法傳。

何騰蛟以兵部右侍郎總督湖廣諸省軍務。左良玉舉兵反。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

民爭匿其署中良玉破垣舉火騰蛟急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到爲良玉部將擁去良玉欲與同舟不從乃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水漂十餘里一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咸謂騰蛟忠誠得神佑云何騰蛟傳

方克勤官濟寧知府永嘉侯朱亮祖常率舟師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濬河克勤不能止泣禱於天忽大雨水深數尺舟遂達民以爲神方克勤傳

謝子襄官處州知府郡有虎患歲旱蝗禱於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亦遁去有盜竊官鈔子襄檄城隍神盜方閱鈔密室忽疾風捲墮市中盜即伏罪民鬻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前俛首若有訴乃捐俸贖還其主謝子襄傳

葉宗人官錢塘知縣嘗視事有蛇升階若有所訴宗人曰爾有冤乎吾爲爾理蛇即出遣隸尾之入餅肆爐下發之得僵屍蓋肆主殺而瘞之也又常行江中有死人挂舟舵推問則里無賴子所沉者遂俱伏法葉宗人傳

徐九思官句容知縣訟者挾不過十諸所催科預爲之期逾期則令里老逮之而已隸莫敢至鄉落歲祲煮粥食餓者全活甚衆官至高州知府致仕句容民爲建祠茅山九思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徐九思傳

孫燧巡撫江西宸濠反縛燧與副使許逵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同遇害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

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兩人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孫燧傳

史載捐軀殉節諸人盛暑體不變烏犬不敢近者其事甚多不勝錄茲錄其尤異者

徐學顏母疾禱於天請以身代夜夢神人授藥旦識其形色廣覓之得荊瀝遂卽愈徐學顏傳

姚玳母疾思食魚暮夜無從得家養一烏忽飛去攫魚以歸姚玳傳

劉鎬父允中官憑祥巡檢卒於任鎬赴憑祥莫知葬處鎬晝夜環哭一蒼頭故從其父已轉入交趾忽暮至若有憑之者因得冢所在崔敏傳

包實夫途遇虎銜衣入林中釋而蹲實夫拜請曰吾被食命也如父母失養何虎卽舍去後人名其地爲拜虎岡其後筠連諸生蘇奎章從父入山猝遇虎奎章倉皇泣告願舍父食己虎曳尾徐去謝定住傳

史五常父萱官廣東僉事卒葬南海和光寺側五常方七歲母攜以歸比長恨父不得歸葬往迎父櫬寺沒於水久矣五常泣禱有老人以杖指示寺址發地果得父櫬史五常傳

王原文安人父珣以家貧役重逃去原稍長問父所在母告以故號泣辭母遍歷山東南北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炊莎和肉羹食之一老父至驚覺原告之夢請占之老父曰若何爲者曰尋父老父曰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肉和之附子膾也求諸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謝去至輝縣帶山有寺曰夢覺原心動天雨雪臥寺門外及曙一僧啓門出駭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時珣方執爨竈下僧謂之曰若同里有少年來尋父者若倘識其人珣出見原皆不相識問其父姓名則王珣也

瑜亦呼原乳名抱持慟哭父子相持歸夫妻子母復聚原子孫多仕宦者王原傳

邱緒鄞縣諸生也生母黃爲嫡余所逐適江東包氏未幾轉適他所遂不復相聞緒父沒事余至孝余疾謹奉湯藥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病革與訣曰我卽死汝無忘若母時母被逐已二十年矣一夕夢人告曰若母在台州金鼇寺前覺而識之次日與人憩於途詰之則包氏故養馬廝也叩以母所向曰有周平者曾悉其事今已戍京衞矣緒姊壻謁選在京遣書囑訪平久之未得一日有避雨於邸門者其聲類鄞人叩之則周平也言黃已適台州李副使子緒得報卽至台而李已沒其嗣子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掩泣於道有傷之者導謁老媒妁王四曰已再適仙居吳義官吳仙居巨族也緒至歷瞷數十家無所遇已而抵一儒生吳秉朗家語之故生感其意留止焉有叔母聞所留者異鄉人也恚而啉之生告以緒意叔母者黃故主母也頗憶前事然不詳所往呼舊蒼頭問之云金鼇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旁矣緒以其言與夢合信之行且泣牛觸之墜於溝則與夫馬長之門也駭而出問所從來緒以情告長曰吾前輿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是也輿緒至其處緒遍物色無所遇倀倀行委巷中爲一媼立門外探之知鄞人告以所從來嫗亦轉詢邱氏耗則緒母也抱持而哭閭里皆感動寺旁棺者蓋其姒氏云所適陳翁貧而無子緒幷迎以歸備極孝養邱緒傳

趙重華雲南太和人父廷瑞遊江湖間久不返重華長謁郡守請路引榜其背曰萬里尋親久之竟無所遇過丹陽盜攫其貨所遺獨路引且行且乞遇一老僧呼問其故笑曰汝父客無錫南禪寺中語訖忽不

見華急趨至寺果其父出路引示之相與慟哭留數日乃還雲南趙重華傳

招遠有孝女不知其姓父採石南山爲蟒所吞女哭云願見父屍同死俄頃大雷電擊蟒墜女前腹裂見父屍女負土掩埋觸石而死姚孝女傳

蔡烈女少孤與祖母居一日祖母出有逐僕爲僧者來乞食挑之不從挾以刃女徒手搏之受傷十餘處死賊遁去官行驗忽來首伏官怪問故賊曰女拘我至此遂抵罪孫烈女傳

玉亭縣君伊府宗室典柄女適楊仞不兩月仞卒號慟不食或勸以舅姑年老且有遺孕乃忍死襄事及生男家日落萬歷二十一年河南大饑宗祿久缺紡績三日不得一餐母子相持慟哭夜夢神語曰汝節行上聞於天當有以相助母子所夢皆符其子曰取屋後土作坯易粟其日掘土得錢數百自是每掘輒得錢一日舍旁地陷得石炭一窖取以供爨延兩月餘官俸亦至人以爲苦節所感玉亭縣君傳

馬節婦適諸生劉濂十七而寡翁家甚貧利其再適必欲奪其志不與飲食百計挫之志益厲嘗閉門自經救之漸蘇翁陰納沈氏聘其姑誘與俱出令女奴抱納沈舟婦投河不得疾呼天救我須臾風雨晝晦疾雷擊舟欲覆者數四沈懼乃旋舟還之事聞於縣縣令婦別居官贍之以老馬節婦傳

李孝婦名中姑適桂廷鳳姑疾將不起婦涕泣憂悼聞有言乳肉可療者一日煮藥燕香禱竈神自割一乳昏仆於地氣已絕廷鳳呼藥不至出視見血流滿地大驚呼救傾縣城市邑長佐皆詣其廬命亟治俄有僧踵門曰以室中靳艾傅之即愈如其言果甦比求僧不見矣乃取乳和藥進姑姑竟獲全李孝婦傳

劉烈女鄰富兒張阿官屢窺之。一夕緣梯入。女呼父母共執之。將訟官。張之從子倡言劉女誨淫。縛人取財。人多信之。女呼告父曰。賊汙我名。不可汚矣。我當訴帝求直耳。卽自縊。盛暑待驗。暴日中無屍氣。張延訟師丁二執前說。女傳魂於二曰。汝以筆汚我。我先殺汝。二立死。時江濤震吼。岸上裂崩數十丈。人以爲女冤所致。有司立杖殺阿官及從子。劉烈女傳。

原跋

易言積善餘慶。書言作善降祥。經訓昭垂尙矣。太上感應篇。雖出於道藏。而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仍本春秋左氏傳語。其所勸懲。皆切於民生日用。與道家諸書之尙符籙講導引者不同。後人或援稗官野史及里巷傳聞。爲之詮證。不免爲儒者所輕。余家自先五世祖侍講公以來。世守文昌陰隲文。以爲束身寡過之資。洎先大人少孤力學。刻意潛修。兼奉感應篇一書。嘗輯正史所載善惡報應之彰彰者。凡若干條。曰二十二史感應錄。以明勸戒。刊版行世。垂六十年。吾吳及京師久已風行。今蘊章視學來閩。重刊以廣流傳。俾承學之士。見援引皆本於史傳。益以信感應之不誣。而檢束身心。以迎善氣。未必無功於世也。夫人爲善爲惡。未有不自知者。知爲善而充之。善心日擴。善氣日臻矣。知爲惡而縱之。惡心日熾。惡氣日盈矣。卽此善惡之心。積而爲吉凶之應。則不待庚申三尸之奏。月晦司命之言。而始邀天鑒也。此心之炯然難昧者。卽謂之三尸可也。卽謂之司命可也。銅山西傎。洛鐘東應。以類相感。在物且然。而況於人乎。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上澣男蘊章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二十二史感應錄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輯者　彭希涑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霞）

G一七五八上

平